

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五種

懇親會
(戲曲集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會 親 懇

集 曲 戲

目次

懇親會	葉紹鈞(一)
飛	王成組(三二)

懇親會

葉紹鈞

登場人物

黃隸青 小學校長。

邵柳村 園藝家，穿西服。

畢宜 女教師。

秦佩瑜 教師。

朱信卿 老商人。

布景

小學校裏的休息室。後方的門通到集會的會堂。左面全是玻璃窗。窗外有濃綠的樹木，初夏的陽光和繁喧的鳥聲。右面也有門通新闢的農園。室中陳設簡單。

而雅致，足以娛心。

此時正是學校裏開兒童家屬懇親會的時候。

畢和秦靠着室中一張長方桌子坐着。

秦（放下手中的報紙，取出錶來看。）時候到了，還不見一個人來。

畢 前天我到他們家裏去邀請，他們都回答我要來的。

秦 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回絕你。

畢（不信。）停一會兒，也許都會來的。守時刻的習慣大家沒有養成，當然不能獨怪他們。

秦 我想，而且並不見得是玄虛，今天來的家屬一定不會多。他們和我們已成爲仇敵，止差不會打架。

畢 這是完全由於彼此隔膜的緣故。在今天這個會裏，我們總希望打破這一層

隔膜。

秦 (搖頭) 難……難……

畢 爲什麼?

秦 他們不贊成我們遷移人家的墳墓，更不贊成我們教兒童在農園裏工作，恐怕這層膜止會愈結愈厚。

畢 但是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，他們沒有深遠的眼光。

秦 他們自有他們的理由。他們都有祖先的崇拜，已經固定的墳墓裏面埋藏着祖先的骸骨，看得比什麼都鄭重。如今我們開闢農園，要遷去那些墳墓，驚擾裏面的骸骨，他們以爲是最難忍受的事。所以不單是那些骸骨的子孫，幾乎是全鄉的人都來反對我們。

畢 他們怎不想這片空地是我們學校裏的餘地，他們的埋葬原來是一種侵佔

的行爲？

秦 他們以爲我們的行爲才是蠻橫無理到極點的，他們不說我們遷移，只說『發掘』相形之下，他們的侵佔行爲竟輕微到極點，幾乎不成問題。

畢 終竟給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戰勝了他們。

秦 然而外間的話很不好聽啊！他們說，黃隸青自己愛舒服，發掘了人家祖宗的坟墓，在學校裏造起花園來，專供教員們享樂，我們也得去發掘他的祖墓！這不
是……

畢 (感慨)像黃先生這樣的人竟使全鄉的人民都看他做仇敵似的！他和人家從不會有什麼糾葛，對人家總是很真誠的、很和善的，卻得到怨毒和譏嘲的酬報。

秦 我喜歡直爽地說，黃先生自有取得怨毒和譏嘲的原因。

畢 (驚異) 他不見得有什麼隱秘的壞處吧?

秦 (急於辯白) 不決不! 他不到茶館, 不到酒館, 不常同外邊一般人接觸。他到人家去應酬, 從不肯因主人的勸請, 碰一局『賀』, 打一局『撲克』。人家就當他是驕傲, 鄙夷一切, 漸漸地同他距離, 直到明白顯著地反對他。其實處世本不是這樣的。像我踱上街市去, 不論是誰喊住我, (效市井聲氣) 『秦先生, 喝碗黃湯去,』我就買些燻田雞或是醬萵苣同他在醬園裏的缸蓋上一起喝黃湯。有時坐在茶館裏, 人家對我說, (發聲略低) 『我們三缺一, 你也入局罷,』我就答應了他們, 無事消遣, 原來是可以的。所以我就很少有人反對。總之, 一個人的行爲過於高超, 決不是可以得到快樂的。

畢 (沈思有頃) 黃先生陪這位邵先生去看農園, 他們還不回來。

秦 (很感興味) 我們這一個農園若照我所想的辦法, 一定可以弄得非常之好

的。

畢 怎樣？

秦 我先說照我們現在的計劃十分之六七是辦不好的。兒童的能力何等地微小，種植的經驗我們又大家都缺乏，似乎玩耍，似乎正經地做下去，那裏會有好的結果！

畢 照你的計劃怎樣？

秦 我以為可以招一家專種菜蔬的人來這裏承種。要種什麼東西由我們支配，生產品全歸他們。平常他們有一畝地，一家的男女老小勤勤儉儉地工作，拔了這樣種那樣，就可以夠一家的吃用，現在我們這裏有五畝地，我想樂於應募的一定充滿於鄉間，可以由我們嚴密地挑選呢。這麼，我們的農園不是可以長久很好看了麼？

畢（默然有頃。）兒童沒有弄過園藝，開頭時當然不能有很好的成績。但是這一個一定是他們所喜歡的，那就很容易見成效。他們由自己的勞力，栽培出許多鮮美甘甜的花卉和蔬果供自己享受，開闢出一個優美醉心的境界供自己游息，（興奮的笑。）他們的心靈要飛升……飛升……超出於地球了！若是招募別人來承種，他們就退居於旁觀的玩賞家的地位，一樣一朵花、一棵菜，就沒他們自己種出來的那麼香美甘甜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們這個農園的創辦，還是因為他在教育上的價值。

秦（起立，靠窗外望。）那自然不錯。倘若單為我們那片地着想，我的辦法倒是可行的。（躁急。）外面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人到來！我猜今天的來客至多不過一二十人，雖然有近二百多個學童，一百三十幾家學童的家屬。（走入會堂裏去。）

(畢取出預備着的演說稿，極審慎地看下去，輕輕地誦讀。如是約半分鐘。黃和邵從農園回來，入室。)

邵 (非常得意) 這地方好極了！這個出於我意料之外！

黃 (興奮而熱忱的笑容) 請你給我畫出來，我急欲看你胸中的圖樣。(他們都坐了。黃隨手取一張報紙授邵) 就畫在這空白的地方罷。(向畢) 他說照我們的規劃是非常可惜的，他已有更好的、藝術的圖樣在胸中了。我們看他畫罷。

畢 (將演說稿藏好，起立，表顯熱望的神情) 更好的、藝術的，這是我們的希望呵！

邵 好極了！好極了！(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) 我們且慢着畫，先容我說明了照你們的規劃，為什麼便是可惜。

黃：當然要請你說明。

（畢重又坐下）。

邵：你們開闢這農園，不是一方面教兒童學習農作，一方面要他們享受美感麼？照場地上所畫的石灰線看你們的規劃，知道你們是根據了農田的式樣而着想的。須知現在的農田不是藝術化的東西。（將鉛筆在報紙上隨意地劃）縱橫交叉止容一個人走的田岸，一方一方呆板如文格的田畦，只不過都市集中和都市擴大的標識罷了。當農人們受了物質上的壓迫，還要受精神上的損害，並享美的權利也被剝奪，這未免太不公平。所以我們若是從事農業，不單要改良種植的方法，還要改良區劃的圖案。尤其是學校裏的農園必要雙方都注意到纔好。我們要着眼於將來啊！所以我不贊成你們的農園採取現在的農田式。

黃：我們應得要改良，確然應得改良！

邵 你們這片平地真是天然美麗的地方。那裏三面都是水。西北一角河面最寬闊，河水活活地流着，這是何等深妙的意思。我們應將這一角的好處完全表顯出來。但是，對岸那些坟墓可以想法麼？他們錯雜而緊密地排列着，充滿着死滅和散亂的氣象，農園的全體的精神就給他們破碎了。

黃 那是鄉人公認的叢葬的地方，所以貧苦人家都到那裏埋葬。葬得沒有空隙了，——像現在的樣子，——才擴充到我們的餘地上來。

邵 （忽有所悟，即畫於紙。）這是對岸的坟墓。（畢立起俯視，黃亦注視。）我們替他們沿河種這麼幾行樹。這不至於招反對吧？

黃 不但不反對，而且一定樂意，雖然嘴裏不說。他們本來沒有一棵樹在他們祖先的坟墓上。

邵 那就好了。這許多樹長成之後，從這一岸望去，就止見深深的樹林，不見累累

的坟墓。（隨畫隨說）這是一條河。（修改）這裏沒有這麼闊。我們農園的門在這裏——不是麼？

畢 似乎還要偏左些。

邵 應當是這裏了。從門的地方起，可以闢這麼一條極闊的砂路，沿着北面的河濱，更圓圓地折轉來，沿着西面的、南面的。這個農園享有的天然的幫助就是水，我們須會得利用水。現在沿河築路，就可以總攬三面的水的情趣，路的兩旁都種法國梧桐。三年之後，（神情灑然）在綠蔭中散步，多麼有趣。

黃 （笑）有趣！

邵 這裏沿砂路。（畫好後更畫並行線。）可以做花墩或是菜圃。這裏安置涼椅，就差不多坐在花葉叢中，眺望遠景和夕陽，更是非常地適宜。兩棵大銀杏樹不是在全園的中心麼？樹下一畝地作草地，要修理得整齊而潔淨。這南面的河水

較狹，對岸又是些參差錯亂的民房，更遠便是那狹小可憎的市集，實在是全園的一個缺點。但是不妨，我們可以在那裏栽種果樹去修補他。（又畫並行線，畫罷，將鉛筆擊桌。）這就行了，非常簡單，卻非常優美。

黃 這個圖樣比我們先前的好得多了。我早知我們的規劃難以通過你的眼光。但是我們樂於受你的批駁和修正。現在我們的農園是更進一步了。（取圖稿欲細看。）

邵 （按住圖稿，將鉛筆指點。）現在河岸一帶，都是錯落凹凸，顯出人工未施，天然力激盪的痕跡。我們須一律做成斜灘，和垂直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，上面也鋪蓋『草皮』。這才覺得整齊而不惡俗。

畢 照邵先生的一切規劃，實在並不要多費金錢，止須加以人力。我們有十分的人力，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、藝術的農園。（坐，悠然遐想。）

黃 人力？我們有，——我們原是整備着努力的。（取圖稿細看。）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，看着河水是不息地流動的，草木是生生不已，沒有一刻沒有新機，小鳥會得歌唱，叫出宇宙的微妙，輕雲會得舞蹈，構成美麗的畫圖。從知環繞我們的凡物，無不活動、新鮮、快樂、優美。

邵 這是你的哲學。

黃 獨有環繞我們的人，卻絕然相反！他們的身體，他們的心靈，止充滿了幽鬱、怨恨、訕笑、誹謗、疑猜、怠惰、醜惡、衰弱、腐朽、死滅……說不盡。他們固然自認爲人，我止認他們是那些名詞的集合體。我非常可憐他們，當然也可憐我自己，——我和他們，他們和我，終竟是互相依伴的伴侶啊！他們沈沈酣睡，我恐他們晏起，誤了工作，就有喚醒他們的責任，但盡這責任是很勞困的；我又有觸處生阻的焦慮。論理這個生命也無味極了，够可憐了，值得咒詛了。然而我不願咒詛，我終欲

努力。我們的力自然能爲我們祝福。我們一天一天地生活，別的且不說，總欲享受一些快樂。我們的努力，無非欲由力的祝福嘗一嘗快樂的滋味。我獨怪他們竟不欲享受快樂！

畢 這是你主觀的見解。在他們也樂其所樂。

黃 確然如此。

邵 (激勵) 隸青你既有這樣的決心，你就準了你的意思做去。我知凡所做的一定全是祝福。

黃 我是打算這樣幹。便是今天這個懇親會，就因爲學童的家屬不贊成我們教他們的兒女去農作：他們說，『我們止欲讀書，並不要種田，』有幾家竟不放兒童到這裏來，改入他校去了。他們這樣地不了解，硬反對，我們終欲請他們來，指點給他們看，極真誠地告訴他們農作是什麼意思。我相信人和人之間大體總

是相同的，止須揭破隔膜，就可以互相融和而爲一心。我又信等待大家覺醒了，然後一齊進取，是沒有期限的。止有先覺醒的拖着未覺醒的快跑，那怕他們不願意，連路亂罵。又像蜒蚰生來是行得慢的，叫他一點鐘走一百里路，無論如何辦不到。止有將他捉上火車，叫他躲着。一點鐘之後，他雖然沒有動，但終究進行了一百里了。

(邵畢都笑。)

邵 蜒蚰乘火車，奇想！詩人聽見了，也許可以寫成一首好詩。

黃 (忽有所思，取出錶來看，更作靜聽狀) 現在是三點三十五分，過開會時刻三十五分了，外面還是寂寂的！

畢 (走到會堂門首，開門而望) 止來了一位老先生。(退。)

黃 (感觸) 今天的來客不會多了。我們一樣的一腔真誠，一樣的一番說話，希

望多來一個就多一分效力。

邵 邀請了他們會這樣？

黃 他們有一種特性，唯有看兒女教育的事最是輕藐忽略。也不問兒女的身心是不是逐漸發育，也不問兒女的行動習慣是不是趨於良善，年歲到了，將他們送進一個學校——不論什麼學校——便是唯一的經心。至於這個學校教師是怎樣，功課是怎樣，一切設備是怎樣，他們認為不當過問的——決不會湧現一秒時在他們的腦子裏。

邵 你們開闢農園，教兒童農作，他們卻又很起勁地反對了？

黃 他們有列代傳下來的老例，他們有閱歷得來的成見！凡是老例和成見以為不必過問的，他們再也不去多事。倘有一件事，不幸與老例成見相反，他們就要拚命地力爭，比什麼都起勁。

邵 他們當然要反對你！

黃 但是我這麼存心處：今日的社會，中國的社會，本當備受加倍的困難，——也許止得極微小的成功。雖然微小，積累起來可以成鉅大。他們今日反對我，十年之後，二十年之後，乃至百年之後，終究會做我的知心的伴侶。但是我欲縮短年限，欲從百年減至九十年、八十年，乃至二十年、十年，最好是兩年、一年。這個辦不到，乃是我真切的憂慮。

邵 盡你的力！憂慮做什麼？

（秦自會堂入室。）

黃 （示以圖稿。）我們的農園有個新的規劃了，他的理想是這個樣子。你看，多有趣！

秦 （略一諦視。）剛才看見今天的鄉報，又是一枝冷暗傷害的箭！

黃 | (驚訝) 什麼?

秦 | 他們譏諷我們今天的懇親會，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，我們必得寫信去訂正他們的誤會。我去拿來看。(走出去)

黃 | (憐憫和不快的神情) 這又是有所爲而爲的!

邵 | 『天下老鴉一般黑，』也許是一句極通達世情的借喻。我見各處城鎮的小報，他們的規模越是狹小，他們的態度也越是不光明!

黃 | (感歎) 『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!』

秦 | (持報朗誦入室) 『教師的俱樂部……昔日的墓場，今日的花園……小農奴受役的懇親會，』這些小題目真是豈有此理! (置報桌上，坐下)

(黃邵看報紙)

黃 | 這是他們的機會。然而止於此了，不能加甚了。

秦 | 我們寫信去糾正他。(忿激) 他們太豈有此理!

(黃引看報紙)

黃 這是他們的機會。然而止於此了，不能加甚了。

秦 我們寫信去糾正他。(忿激) 他們太豈有此理!

黃 (非快樂的笑) 這明明是乘機報仇。我們何必同他們理論，再造成他們的機會呢?

秦 (領悟) 那個當編輯的屢次來告訴我們，說接到了誰的誰的反對我們的稿件，怎樣地破壞，怎樣地不堪，他都留置不登，原來就是他的一種暗示。

邵 那自然。

黃 後來他要我們幫助他的經費，那就是『竹槓』了。我們回絕了他，他就乘了今天的機會報仇，而仍不失爲『竹槓』。黑暗! 滿天的黑暗! 揭不完的黑暗!

邵 墮落極了! 墮落極了!

秦 但是他的報仇非常有效果。你們看，現在的時候，準開會時間已過了半點多鐘，止來了一位家屬，那開布店的朱老先生。別的家屬也許竟不來了。他們本來

不高興到我們這裏來，更兼有鄉報在那裏煽惑。李先生張先生也是這麼說。他們在招待室裏，止陪着那位老先生。他們刻刻向外望，終不見第二個人來。

黃（憂愁）這太厲害了，或者不至於吧？

邵（慰黃）或者不至於。

秦這倒說不定。

黃（毅然）我們請他們來，就如我們乞求於他們，止有我們耐心地等候着。（望窗外兩，手上伸以振精神）今天的陽光這麼可愛，樹葉深處的小鳥都在那裏鼓勵我們，我們爲什麼不談談快樂的事！（將鄉報推遠些）我們也可憐，談到話總是感喟和指斥。現在我們回轉去談農園罷。佩瑜，你看他的規劃如何？

秦好極了。但是恐怕需費極大，一時不容易舉辦吧？

邵實在不需什麼費用，若是你們教師和學生一起兒工作。

黃 工作，我們必須工作，趕快地工作。這是我們新鮮而快樂的生命的泉源，唯一的泉源。我們以前的生命是不幸，是暗昧，幾乎近於死滅。獨有從這個泉源裏我們才可以得到一個『新生』。此後即使環繞我們的一切依舊是先前的模樣，我們也無所恐懼，因為我們的『新生』已在慢慢地萌芽了。我們那些小朋友，雖然給他們的父母拉住，不放他們趨向光明，但是我們總欲盡可能的力將他們浸在這新生命的泉源裏。他們是我們最多情最有希望的伴侶啊！

邵 (感動) 我止有替你祝福，願你和你的伴侶，你們新生命的芽都蓬蓬勃勃地長成起來。這裏是一個鄉鎮，不比都會地方那麼散漫，二十年，至多二十年，決不會虛空，必然應了我的祝福。

黃 (誠懇) 惟願如此！

(畢自會堂入)

畢 依舊是一位家屬。(坐)女太太竟沒有一個到來。

黃 畢先生，停一會開會，你一定要演說。女太太們的耳管理，你的話比較容易容納。

畢 我原是預備在這裏，止恐意思不周密，不能使他們明白，打破彼此之間的隔膜。

黃 那不全在意思。我們向他人說話，最重要的是真誠，有十分的真誠，就能感動人到十分。你的真誠是非常濃厚的。(向邵)你也得演說，我們的農園有什麼價值，農作有什麼興趣，都要你本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。更請你將藝術化的言語描繪出將來的農園的優美來。我爲着我的小朋友們的幸福這樣請求你。

邵 (承應)我願意盡我的力。

黃 停會兒請家屬們參觀農園，正好給他們看你的新的規劃。我們先前的石灰

線須得抹去，我們就去畫新的。（起立）

邵（起勁的樣子，很輕捷地站起來）我們就去。（他倆一同到農園裏去）

秦 隸青的強果的精神我真佩服。但是破壞的神偏偏時常跟在他的後面，那終結的一天還距離得遠呢。若是我，全鄉的人都這麼無理由地反對我，我可要下馬了，抱消極態度了。

畢 你要這麼樣？

秦（略低）昨天我在外間，無意中還聽見說有些人在那裏運動兒童的家屬，叫他們統統不要送兒女到這裏來。有幾家早已實行了這個計謀了。據說有十多家已經答應，但還沒實行。我猜今年暑假之後，來校的學童一定非常少。

畢（縐眉）這確是可憂的事。

秦（笑，起立，背靠窗檻，伸指舉臂以舒體倦）依他們的心理，可知他們歡喜怎

樣一個學校！我是頗知他們的心理的。他們止須注重國文、英文、珠算、三科。國文預備寫信記帳，英文預備發洋財，珠算預備習商，總之，將來可靠此吃飯，所以看得非常重要。你能一天到晚，直到天黑放學，專教這三科，你便是頂好的學校。其外什麼體操，什麼唱歌，什麼手工、圖畫，他們不但不要，並且厭恨。我們在這裏教，他們在那裏罵，當了學童的面罵，若是學童喜歡修習那幾種功課更要罵。所以那幾科就格外地不能有好的成績。現在我們於那幾科之外，還加上演劇、奏樂、農作等事務，而農作又是他們深惡痛疾的——他們裏面固然也有農人，但總希望子孫做一個商人，因為比農人好得多——自然以為不可復居，決意改送兒女入他校了。否則便是兒女一輩子不讀書都不要緊，只不願使兒女學那些事務。

畢 確是如此。距離得太遠了，真是教育前途的憂慮。總得打算個方法，慢慢地接

近起來。

秦 我們說，那是『訓練』，那是『陶冶』，再要緊不過了。由他們看來，那全是廢話，聽都不要聽。

畢 今天這個會，若是屢屢舉行，總可以略微接近些。可是他們又不肯全來。前幾回舉行的時候，止來了十分之二三，今天更少了，僅有一個人！這怎麼辦！

秦 今天剛在遷坟風潮之後，當然更要減少。我來猜，我可以猜得很準：當我們幾個人去邀請他們，反身走出的時候，他們譏笑我們毀謗我們的談論就開場了。那種談論他們說得厭煩了，或者已歸沈寂。我們這一去，差不多特地送些新資料去，於是他們又感興味，照舊潮水一般地譏誚和毀謗起來了。現在我們在這裏恭候他們，他們正安坐在家裏拿我們做談資，消遣他們的無聊呢。

黃 (回來，匆遽的神情) 更來了幾位家屬沒有？(走入會堂去。一會兒就回來，

非常焦慮。）依舊止有那位朱先生！我們真對不起他，他來了多時，正是開會的時候了，但是不能開會！（蹀躞室中）

秦 我剛才說他們此時正安坐在家裏，決沒有赴會的念頭。像朱老先生這樣願意來的，他早就來了。

畢 （起立，至窗前。）我們總得打算。

黃 我們不能就此中止！

畢 那幾個被父母硬拖出去的兒童，我真有些想念他們。

秦 我想他們也是捨不得呢。這裏是快樂。

黃 （立停。）我們要幫助沒有出去的，使他們不致上不幸的道路，而得享受真實的樂趣。我們除了這個，什麼是我們的責任、我們的趣味？前幾天我在農園裏相度地形，幾個兒童跟着我，他們供給他們自己的意見：那裏可以鑿池，那裏

可以種竹，那裏可以搭瓜棚，那裏可以造亭子。雖然不見什麼『匠心』，然而可喜，因為是他們心靈的波動。最可愛的周詩那個女孩子，她牽住我的衣向我說，『我們向來沒有當心大豆發芽時候是怎麼樣子，讓我在農園裏種一畦大豆罷。』我聽了她的話，全身感受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，還是她是可愛，還是農作是可愛，我竟分別不來。當時我說不出什麼，止有握住她的手，笑着答應了她。我想，這個握手，這個笑，應是我們獨享的趣味和驕傲。（神容煥發，但俄頃又籠愁態。）可憐這輩兒童，他們偏有名為寶愛而實加阻遏的父母！他們喜歡農作，父母不許，他們捨不得這裏，父母不放他們來。不相識的路人，尙且要幫助抵禦危難，何況我們和他們心心互通，而且糾結至不可解分了呢！我的心！我的腦筋！我昏亂了！

秦（安慰他。）你且不要懊惱。他們今天不來，我們再可以等待別的機會。

畢 (理智的神態) 我們現在不是全無權柄，我們並不會止贖空手。已經出去的兒童不過八九個，其外不會出去的都是我們的權柄。有他們在這裏，我們總有辦法。(熱情) 此後我們加倍地奮發，專為他們盡力。他們的父母曾經反對我們，拒絕我們，我們一概付之遺忘。那時我們若是一塊大磁石，那些兒童就會感受極強的磁性。他們的父母間接感受磁性，又是當然之事，不成問題了。最後的勝利終竟屬於我們！

黃 (悵惘) 我們還有權柄？還有？

畢 『大權在握。』

黃 我疑惑。

畢 毫無疑惑。若是我們這裏的兒童都成爲周詩，我們勝利的日子就到了，而周詩，並不是特異的兒童。

邵 (自農園入室，插手衣袋中。) 隸青，我都指點給工人，教他們照樣畫線了。

黃 (憬悟) 我們還有新生命的泉源，——也是我們的權柄，——也是……

邵 開會了麼？

秦 止有一個來賓的會。

(朱自會堂門口內窺。)

黃 (延朱入，感受深烈的感動，語音轉沈着。) 我感激你老先生……

朱 (自然的笑容。) 黃先生。

黃 我對不起你老先生，等待了這麼長久……

朱 我沒有事，譬如到這裏來玩耍。

黃 你笑得這麼自然，你是和藹而可親，你必定識察我們的心，了解我們的心！

(熱淚湧出，語音愈真摯。) 你有你的三位令孫，我們有我們的兒女，他們也有他

們的兒女。你的，我們的，他們的，都是未來的開創者，未來的神聖，他們有獨享的驕傲，使人家爲他們服役，而我們正是爲他們服役——止是爲他們……（淚滴不已。）

（朱注視黃面，點頭，很深地感動。畢凝神而立，若有深思。秦露悵惘而憐憫的神色。邵環視諸人狀態，同情的情緒形於顏面，非常強烈。如是約半分鐘，幕始徐徐而下。）

一九二一，五，二三——二五。

飛 〔三幕劇〕

王成組

劇中人

李守中 二十八歲

李母 五十左右

方瓊仙 二十五歲 (李母的姨甥)

燕燕 十九歲 (李母的侍婢)

張才 五十餘歲 (李家老僕)

第一幕 書室 下午二時

才 太太這就到孫宅去嗎？

母 只等馬車套好了就走，吾已經讓燕燕去知照了。想起有件事要托付你。這丫

飛

頭如今長成了，留着使喚雖是靈便，卻怕不能久留了。看她近來還像有甚心事似的，總這麼萎頓。

才 | 她不是病着嗎？

母 | 別提那肚子病了。連醫生自己怕也不懂，說什麼腸子中間有微生物，竟不能用藥的。如今漲得那麼大了，也不知究竟怎麼會事。

才 | 那也不打緊，趁早把她配個丈夫，還省得別生枝節。說起來大了頭有幾個肯安分的，不是鬱出一場病，少不了要鬧出一件笑話。

母 | 吾正是這意思。當初收留她，本為憐惜她父母逃荒來都病死了，沒人養活她，又怕她遇到歹人遭殃，並不是有意買來的。她小心服侍了吾這七八年，吾倒忍心耽誤她一生嗎？不過這是她終身大事，斷不可以敷衍了事的。總得覓相稱的人家；你可有認識的嗎？

才一時也想不起來。不過前天聽說爛麵胡同高老爺正要娶位四姨太太。他老

人家才五十九歲，因為只有大太太生過兩位小姐……

母不用往下說了。這大歲數的人空想得子，不過平白地遭過幾個年青女子。這

那是安全去處，——比當她丫頭用更作孽了。

才你可別說，在她自己作行還樂意這麼過她的下半世呢。那種缺分，其實是比做官都舒服；錢又來得現成，日子又過得快活。正天馬車汽車，公園戲園的，多自在！

母虧你這樣老成人說這話。你難道也不認得這火炕正是人間地獄嗎？你沒看

見他們的受罪就是了。像燕燕這樣勤謹儉樸的丫頭，吾相信她在這些地方是看得透的。況且這事由吾做主。還是看可有靠得住的鄉下小子。

才要在鄉下找人也是難事。有幾個錢的多半看她不起；差些的又怕養她不起。

她人是低微，見的世面卻大了。她怎肯伴着又蠢又窮的鄉下小子過日子呢？

母 那也不至於。

才 平心說丫頭出身的是輕浮些，總比不得小家女兒耐苦。大家見了他們也都是這麼想的。就是燕燕隨時有太太教導，與衆不同，人家那里知道？

母 那麼張才，你卻是知道的了。你那天不告訴吾說你大兒子的親事好幾家都沒成嗎？他來了吾看人倒還能幹。就把燕燕配給他，妝奩由吾備些；你說怎樣？

才 這決不敢當。她在這里竟像小姐似的，怎能屈她去過我們那種莊稼生活？太，你這麼顧惜她，倒捨得讓她吃苦去嗎？

母 你又糊塗了。她原也是莊稼人家女兒。不過在吾這里淪落了這幾年；如今讓她回老家去，是多快樂的事！吾知道你家裏田地不見得多，種出來的卻也夠自己用的了，還怕她這下半世衣食不周嗎？

才| 不是那麼說。只爲她在這裡是輕鬆慣了的，況且身體又嬌弱，怕做不了田頭的活計。

母 鄉下地方空曠，身體自然會慢慢健壯的。再說她倒是不肯偷懶的。所以你用擔憂到那些。

才| 太太這話吾很信，——不知道她可願意。好在這事還不忙，過幾天再說得了。

燕| 上

燕| 太太，馬車套好了。

母 那吾就走了。張才，那事吾是當真的，回頭你還仔細想想，不要太拘執了。才| 喏。

母燕| 到門口遇中仙。

母 你們今天這早回來了。（向中）四點半天津車你一定動身的嗎？

中 一定走。在那里總得住四五天。

母 你出門去，自己處處保重些，事情辦完了，別在外邊耽擱。瓊仙，你今天還出去嗎？

仙 七點半廠裏工會還要吾去講演。

母 那你也得九點來鐘才能回來罷？

仙 是的。姨母也儘管在孫家多玩會兒。

母，燕同下。才隨下。

中 他們今天晚上是在吾廠裏開會嗎？我怎麼沒知道？

仙 他們借公共宣講所了。

中 你是講工人教育嗎？那正好把我們的新計劃，在原有義務學校裏添設女子部，解說給他們聽。

仙 既是吾自己經手的事，不消說還要趁此勸導他們入學呢。在美國時候做的夢回來了才一個多月，居然就逐漸實現了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！

中 更想不到我們離別三年，如今又在同一社會服務了。

仙 這也還不算奇。自從吾母親故世，姨母接了吾來，一向在這里安身，簡直像自家人似的。況且吾能得出洋游學，也都靠你的培植指導，現在正該幫幫你忙。

中 但是你費了許多光陰精力，求得專門學識，像這種社會服務，果真能使你滿意嗎？

仙 能得在家鄉服務，我還有什麼奢望？你回國以後的幾年真叫吾寂寞得刻刻想家；如今家又到了，事又有了，也就夠快樂了。

中 你應該也知道吾的快樂。前兩年只爲少你這樣一個同志，以至所抱的理想很少能實現的。

仙 成功原是慢性的，既已從底下一步步搭起來，將來總能達到我們的目的。

中 是，只要種子下到土裏，收成是常事，失敗是例外。

仙 下種也夠費氣力了，再不這樣，誰還肯去幹呢？

中 (換題) 今天這演講會怎麼遲到七點半？你這一時白天加上了調查工人

生活一類勞苦的事，總得晚上多休息才是。你知道自己身體軟弱；又兼心痛已
成老病，有一點不舒服，就要發作的。

仙 只要忙得高興，心裏只有舒暢的，怎會得病？也像你這樣時時刻刻把這病先
放在心坎，那卻真要病了。況且吾每天還有這下午提前休息呢。你這時候若是
不忙走，吾去拿新近印的工人家宅的照相給你看。

仙 下，往內室。燕自外上。

燕 守中，你不救吾嗎？你可知道太太要攆吾出去了？

中 她沒同吾說過。

燕 她自己也沒同吾說，才聽張才講的。

中 別是他同你鬪着玩罷？你又沒有什麼錯處，太太怎捨得好端端把你攆走呢？

燕 她不光要攆吾，她想把吾配給張才的兒子。

中 那人怎樣？你不願意嗎？

燕 你竟說這話！可記得吾早是你的人了？

中 你……別……

燕 吾這四五個月病着的是什麼？

中 那不是臟脹嗎？既是醫生不敢認定，吾也不瞎猜了。

燕 那醫生是哄你們哪。你還記得他先追問吾的身世，以後才把這病症模糊過去了。

中 不錯。你自己明白這是什麼病嗎？

燕 沒病——只是你的孩子！

中 (失望) 當真的？

燕 你說怎麼辦？

中 吾不能說。也只怪你自己那時候……

燕 只怪吾自己嗎？固然我愛你不該累你。天意既然這麼作弄，你忍心在這時候

離棄吾和他嗎？

中 什麼他？那將生的孩子嗎？吾從來沒有想到過他，——恐怕也沒有愛戀過你！

燕 你怎能推得這麼干淨？若果她沒回來之前，你對吾也是這麼冷淡的，還會到

這地步嗎？

中 但是……

燕 你想吾如今還能去找另一人的愛戀嗎？

中 你難道只愛了吾一個？

燕 你還疑心這一點嗎？告訴你，我愛別人總沒有愛你這樣的真誠；只爲愛你深了，以後別人都不在吾心上。他們當面譏笑吾，背後咒罵吾，卻沒理會。如今果子將近成熟了，能去找那些不相干的人來看護嗎？也能像在你面前似的請求他們嗎？你當吾是怎樣輕賤的人！

中 我實在不知道你畢竟是怎樣個人，不過回想到當時的情景……

燕 別的不必提了。先前吾們各是自由自在的人，你居然願意遷就；以後吾們卻就是連在一起的了，——你要證據，只在這裏頭，（指腹）一半兒是你一半兒吾。

中 那絕然不是吾自己的意思，可以說是你逼迫的。

燕 就照你這麼說，當時你抵敵不住吾，是個敗仗的人，畢竟還得到慾望上的滿

足，反是吾因此不由自主的成爲俘虜，你竟一點不幫助吾嗎？

中 那麼正是吾報仇的機會了，更不用多話。

燕 啊！你這麼沒心肝！

中 也只是你應得的報酬。

燕 連這孩子也應該受這苦命嗎？

中 他本是罪惡的果子。

燕 不！他是愛的花！

中 既沒有看花人，讓這花回土中去罷。

燕 一個人的來去，竟把你變到這地步！把愛字放在口頭，到了只教吾明白愛是

空的。既可以斫殘我和這未生的孩子，還講什麼愛人愛國，做什麼社會服務？更

不能使你心愛的那人相信你的愛情！

中 只是一時的不檢點，怎想到竟會沾污吾原來的愛，又不能成全你的。

燕 所以你必得應許同吾正式成婚。

中 不能。

燕 你躲過這條路也沒有別條走。吾的失敗便是你的破產！況且成婚以後的事我們早已做過了，如今只是要倒退幾步。這有什麼不能。

中 吾已經耽誤你一時了，斷不可更耽誤你終身。現在正是你出脫的機會，你想明白些。

燕 你想把一切讓吾來承當是不行的！你豈是真以為不應該同吾成婚？

中 因為這與吾平日的希望不相容。

燕 那是。卻是如今的情勢逼着你這麼辦，決不讓你實現平日的希望了。你有這膽量同吾站在一起做人嗎？

中 你以爲那是膽量？

燕 怎麼不是？只是那時候的那種膽量！

中 可是如今情形大變了。吾的良心不讓吾應許你的請求。

燕 不，你的良心正告訴你斷不可以丟開你這責任，卸卻你那罪名。你若是輕侮吾的愛情，決不能逃過同吾一樣的苦命——你不配再見你心愛的那人。

中 咳！此刻也只能依你的話。這誠然對她不起，但是不就你的婚事作行更是對她不起。你的情形，太太可知道其中底細？

燕 若果知道了，你想還能平平穩穩到今天嗎？

中 先同你講明白了，我雖是決定了，還得同太太商量——你的事總得太太作主。

燕 啊，吾不是吾自己！

中 然而你可以信我，吾立誓除你不同別人訂婚。要知道吾沒有正式同人訂婚，是最便宜你的一着。

燕 那你要等天津回來才得同太太說嗎？

中 不，吾今天不走了；那里的事就到廠裏去托陳協理跑一遭。

正在他們密談的時候，仙輕輕開門，看見了呆立一會，面色灰白，忽而跑回去了，臺上人並沒注意。中正講着末句話，幕漸漸下了。

第二幕 第一場 臥室 同日晚七時

燕 你現在可覺得舒暢些？

仙 吃藥之後，心口痛得輕些了。

燕 太太那邊吾已經打電話去，叫等晚飯完了就告訴她回家，這時候大約快來了。

仙 你沒提吾的病罷？

燕 講明白了，不過讓他們晚飯後才說，怕的是她知道家裏不會有什麼大事，又可以坐下打牌了。

仙 也好，今天宣講所的會吾不能到了，你叫張才立刻往廠裏送個信去。
燕 是了。你不要什麼？吾一會再來。（下）

隔一會中上

中 你怎麼真又病了？吾一進門聽張才說這話，把吾嚇了一跳。究竟是近來太辛苦？罷？剛才的話，竟不幸而言中了，可恨！

仙 吾也不能說。你怎麼又回來了，這麼快？

中 今天沒走成，公事托陳協理辦去了。請醫生診過沒有？

仙 他六點鐘光景來的。其實這病既然不得斷根，偶而發作也不算什麼。

中 你自己寬心些。吾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安慰你的好；你的心痛，吾的心碎了。

仙 你不用說這話了。

中 咳，你怎知道吾的心事，——這時候偏又不宜講你聽。

仙 你以為吾還沒知道嗎？吾都看見你們……

中 怎麼！但是你總還沒有明白這事的底裏。別人的見解吾都可以不管，你……

你……，——吾固然不能求你的饒恕，卻必得你的同情鼓勵吾上這條無可奈何的路，使吾忘記一切苦楚。

仙 吾的確不明白。從來沒有什麼使吾疑心到這種關係的發生。如今除了祝賀你，吾這零丁孤苦的人也不配給你別的幫助。

中 你可知道這話怎樣刺吾的心肺！

仙 是，吾不該說這種話；自己是有你的熱心幫助才得到這地步的，但是吾不能

報答你了，——看這虛弱的病體，不久就是天國的人了。

中 你這麼悲傷，只使吾……，即使你不爲吾想，總不該遭這你自己的身體。

仙 吾何嘗不希望健壯，不樂意做事，只是沒做成什麼病先來了。吾知道成全你的計劃，一時少不得吾，卻也實在是無能爲力了。

中 難道你就輕易被病魔窘到這地步嗎？

仙 是的，病魔，——不然病也不爲魔了！

中 你要知道前面有的是希望，——病痛一切只是暫時的。凡是與你有益的，吾願意像先前一樣的盡力做去。不要當吾是個墮落的人，不再拿朋友待吾；果真吾是墮落的人，更得有你這樣的朋友哀憐吾、救助吾。吾相信你了解婚姻決不是其他友誼的阻礙。

仙 吾也知道這理。

中 但是，這不能使你滿意？不過我決然應許燕燕結爲夫婦，雖說爲她，也是爲你。當初你沒回國，吾萬不該和她親近，同她往來，及至自己的懦弱降服了誘惑，斷不能躲開這條路，或則更對你不住。我已經是個罪人，不配站在你旁邊，只有這樣使你失望，似乎還減輕些吾的罪惡。

仙 你這些大帽子的話不能使吾完全領會，——但是吾也不願意曉得這些。

中 你不要因此生氣，更加吾一重痛苦。吾對於燕燕的愛情，並沒有達到終生結合的密度，然而結合竟是逃不脫的了。吾的理想家庭也沒有實現的希望了。幸虧她雖是下賤出身，還不是尋常女子。想想吾所處的地位！除了你還有誰能諒解吾的？

仙 燕燕哪？

中 吾不能從她得到圓滿的安慰；爲她犧牲只爲自己贖罪。吾不敢說犧牲到什

麼地步，也毫不憂懼；——然而你病着，吾終不能離開你。

仙 別離吾們終是難免的；你儘當吾病人記在心頭，倒更使吾感受痛苦。

中 但是怎能忘記哪？

幕閉

第二場 書室 卽晚九時

母上

母 早知道有你在家，吾也不怕瓊仙病了沒人照料了。你沒走就發病了嗎？

中 她病倒時候已經有四點鐘光景。若是吾早些走成了，作行她也不病了。

母 那你爲什麼不走的？你也不用焦急了。今天出門之前和張才說起燕燕的親

事，想到你們兩個自家骨肉這麼大了，都還耽擱着，真不是道理。所以在孫家遇

見你舅母，就同她商量了一下。你的事吾想你也稱心。

中 但是吾已經自己定了。

母 吓你早怎麼不告訴吾

中 只是今天下午的事。

母 是誰？

中 燕燕！

母 當真的嗎？別拿這種話說着玩。

中 是實情。

母 （轉怒）原來這死丫頭把你迷了，怪不得這一時常是鬼鬼祟祟的。非攆她出去不可！你自己卻也太昏了，儘說等着等着，怎會等到她了？

中 你不是早就許吾自己選擇的嗎？

母 卻沒許你這麼胡鬧。自由結婚吾也從來沒有聽見少爺娶丫頭的。

中 她不是買來的，算不得丫頭。

母 不是了頭偏做了一世了頭。起先你推說自立了再成家，等有了錢又講究人了；吾當你心裏有誰，豈知是這賤骨頭。

中 母親，你何苦這麼生氣，有話細細商量。

母 吾正是替你生氣哪。還記得兩年前你硬把何家的親事退去，藉口說他們那姑娘沒進過學堂，現在這一個哪？何家固然古董，到底還是世代書香，如今竟去攀下流了。在你自己不定看出她有多少好處來了，在人家看來這裏頭不定有什麼鬼戲。就像瓊仙這樣知心的朋友，也未必會料到這一着。她回來了才多久，你就做出這種醜事給她看，還有臉在這里說話？

中 不管人家怎麼想，吾是主意打定了的，——而且明白自己沒有做錯。

母 這事也不是你一人打定主意就做得到的。無論如何燕燕是吾手底下的人，即使管不得你，總還管得了她。況且你們約定是在吾出門之後不是？

中 是的。

母 那吾先經把她許給張才的兒子了。

中 正爲平空添出這事，吾們才定的。

母 這吾卻不懂了。若是被張才猜着她不願意做一個自由自在的農家婦……

中 不是她不願意。她的自由早斷送了。

母 這怎麼說？即使她怕日後受委屈，也用不着你來出頭要挾，——這手段也太離奇了。

中 再說，你要嫁她出去，你能使男的那一面將來不反悔嗎？

母 那人很老實，想來配燕燕總過得去，——吾同張才反正是說好了的。

中 他知道燕燕有病嗎？

母 那張才怎麼會不知道，這不問得新鮮嗎？

中 可是他願意養這樣一個病人在家裏嗎？

母 那病總會好的，既然醫生並沒說這是什麼凶險的症候。

中 但是這也不是平常的病，在平常也就不算病了。她有的是身孕！

母 難怪！我們家出這醜事！天呀，是什麼冤孽？這樣淫賤的，你倒要娶她？荒謬極了！

中 不是吾娶她，她的一生不因此就誤了嗎？

母 你算是成全她——帶累你自己，帶累我們一家。

中 那你把她攆了出門，就推得干淨嗎？

母 要不然，也只有找出同她往來的人成全了他們。

中 那事情就好辦了。母親果真是這意思嗎？

母 怎麼不真！你是只要哄出吾這句話呵？

中 不但如此，因為吾就是那人。

母 什麼！你做那種苟且的事？

中 還是四五個月之前，不久瓊妹回家的信就到了。

母 這也是自命爲志行高卓的人幹的？索性不落痕迹也罷了；你要娶她，萬無此理。

中 事已至此，自己反悔也來不及，只得忍痛把自己的快樂都犧牲了。她能使吾這麼補過，也是她的出人頭地處。母親剛才的話也算是應許了。

母 不，吾那能要這樣不知羞恥的丫頭做媳婦？反正是賠錢貨，趁早把她設法開了完事。

中 人家總要看破的。

母 那也比明目張膽自己認了的好些；也免得沾污這清白聲家，你也把這層想想。

中 那麼讓她獨自受罪去嗎？

母 本來你沒想娶她，她只是自己討苦吃。

中 但是從此吾立誓除她不娶了。不然吾覺得自己不配再愛別人，更不能向一個女子求婚。

母 胡說！即使那姑娘知道這事，反正這在少年人是很平常的，只要讓她曉得你自己的懊悔，她一定不會看不起你。

中 無奈吾自己的良心再不能看得起自己！

母 一個丫頭是什麼奇貨可居的？你沒臉婚娶，我們姓李的這一支也就該絕後了嗎？

中 現放着一個後嗣快出世了。

母 私生子也配來傳宗接代嗎？

中 一般是胎生的，有什麼配不配？

母 這是祖宗傳下的風俗，你有什麼說的？

中 啊，風俗，風俗，人爲什麼要被自己造下的風俗壓住了？

母 你看瘋瘋傻傻的，真是被那丫頭迷昏了。明天一早讓張才把她帶走了看你怎樣。（下）

中 那別提以後的，你竟是連吾兒子都不要了。

母 隨你嚼舌，吾知道這時候用好話勸你是白費的。還是去問燕燕究竟怎麼的，吾真捉摸不到你的心事。 幕閉

第三幕 起居室 次晨八時

仙上

中 瓊妹，你今天好了嗎？

飛

仙 勉強着。躺在牀上也悶得恨。吾還想日內上西湖去養息一時，那里吾有熟識的同學。

中 你何必又走那麼遠哪，家裏更寂寞了。母親平日真當你親生女兒似的，好容易等得你回來，怎捨得一會就讓你無緣無故的走了？

仙 可是現在又有這一身的病，在這里反而處處勞碌她老人家照顧，吾怎過意得去？

中 你走了不更叫她擔心嗎？

仙 那吾同她一塊去玩玩。這地方太乾燥了，吾的體氣不宜。

中 吾明白了。何嘗是怕麻煩人，那是到處不免的，只是你不願意住了。

仙 那就是了。吾想以後幸而病好了，竟在南方做事。

中 你忍心丟開我，就連我們過去的事業也都成爲泡影了。

仙 你知道吾獨自辦不成事！吾正要丟開過去，吾不能受他的壓迫了。
中 啊，過去，過去，爲什麼永久跟住吾們？誰說有現在，都被過去定死了！
仙 你也還記得昨夜已經說過至少我們的別離是難免的？
中 難免，——竟是難免。與其等吾離你，索性你先離吾！可是相見便相別，苦似三
年不見，又怎忍嘗這滋味。

燕上

燕 原來小姐是到這裏來了。

仙 你有什麼事找吾？

燕 吾才到你房裏沒看見你。你可復原了嗎？

仙 好些，要講復原恐怕沒有日子。

燕 病得快，好得也快的。（向中）昨天夜晚太太來找吾說了：如其吾堅執不嫁別

飛

人，今天簡直攆吾出去；這五個月的胎兒，也始終不承認是你的。

中 你不必害怕，都在我身上。那一時的衝動害得你好苦，偏生只有你留着一個印記！然而吾決不討這便宜，看你去受罪。

燕 感謝你哀憐吾的好意！

中 說不到感謝。吾來侍奉你是應該的，你是吾的主人了。

燕 因為吾那時候偷着了你的愛。

中 因為那愛是吾的身契；你這聰明的賊！

燕 吾也只抓住了你的身體，沒抓着你的心。

中 你太不知足了，

燕 並且明知你的愛仍舊在那人身上！你別怪吾直說，愛情都是自私的，不知足的。

中 但是你又何必告訴吾哪？

母上

母 燕燕，你在這里鬧些什麼？——你竟敢放肆得不知分寸了。

中 母親，事情已經到這地步，有話讓她說罷。

母 好，你護着她，吾管不得她了！

燕 (少停) 吾讓你知道吾的心，也要知道你的。

中 老實告訴你，若是你還不知足，吾也不能使你更滿意。吾們的新家庭的結合，原是時勢逼成的組織。幸而吾們的感情還從此加高，那也是吾們的福。然而吾承認這並不是吾先前所希望；吾也不能把原來爲別人的感情移到你身上，——那也不是必要。

飛

燕 你這番苦心吾也還能體諒。

張才上

才 太太，吾的大兒子碰巧進城來買東西，現在外面坐着。

母 好極了；能把這親事早早定當吾也安心。

中 母親，你別急着，等吾們再細細商量一下。

母 你還在打什麼主意？

才 少爺怎麼？

母 燕燕，你是聽吾話的？

燕 不能，吾現在是另一個人了！

才 這丫頭好沒規矩，連太太都不放在眼裏了。

中 張才，你出去等着。

才
喏。(下)

中 你的請求昨天突如其來，起先吾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以後吾看到依你的話只是吾的責任，所以無論如何決計爲你力爭最後的目的。你切不可因而疑心吾不是出於至誠。

燕 正因爲吾相信你是這種態度，才覺得自己走錯了門路。這不合吾的希望，反而無端把吾們的快樂全都犧牲了。作行你還好受些，你有一種責任可盡，又能借此得你心愛的諒解。吾哪，一片熱情終究不能得到相當的估量！費盡氣力爬起來做上等人，更加被人嘲笑、看輕。

中 這是各人自己的事，怎管得人家哪？

燕 不管人家，自己也何嘗滿意？吾實在是做得可笑，有這些精力同舊習慣奮鬥，何苦爬到上等人裏頭去。

中 這是你自己沒看透，愛情分什麼界限？

燕 愛情確是不分界限的，但是吾們中間如今並沒有相互的愛情——那一時的，并且只那一時，早已飛在九霄雲外了。

中 現在卻一星星的回來了。

燕 那是——吾應該怎麼說？——不自然的。只怪吾太懦弱了，竟硬要你來保護，以至累到別人。（望仙）

中 怎麼，倒是你反悔了嗎？

燕 吾還你給你心愛的，還吾給吾自己。吾不能再留在這里了，煩悶極了。

母 燕燕，你願意走了嗎，那張才的兒子在外面呢。

燕 不，吾不用別人帶着走，吾自己會走。

母 好孩子，你別那麼使氣。吾雖是留不得你了，也得你有安身之處才能放心。

燕 吾一個人出去那里不是家。

母 也想想你一出吾的門，好也得做工才得過日子，那是什麼生活？你身上又帶着幾個月胎兒，到分娩時候自己更照顧不周。你斷不能獨自走了。

燕 要是運命不濟，吾倒願意那麼吃苦。

中 你既然這麼堅決，吾敬你愛你也不再留你，但是這孩子的養育費，你得許吾供給，這是吾對你最末後的要求，請你允許吾。

燕 吾能容忍一切的失敗和痛苦，然而決不讓你分吾這花；這是吾一個人的，自始至終得由吾獨自養育。這是我過去的紀念，日後的安慰。

中 卻也是你現今的累贅！連你的勞苦也不讓吾分一點嗎？

燕 那正是搶走吾最快樂的，假如不是吾唯一的工作。若果是多情的人，應該早料到吾不會答應。

中 那麼吾們又都是自由自在的人了，絲毫的牽連也沒有了；……卻是吾再也受不了這種自由。燕燕，請你慢些走，給吾一刻功夫在你和你所謂吾心愛的裏選吾終生的伴侶。

燕 丟開這種念頭。你這話白白叫人家失望；你又不知道怎麼選。

中 吾已經受到教訓了。吾認得人了。

燕 卻是吾終不讓你選。吾再不做別的人了。吾得到愛的花，無上的快樂了。

中 別這麼決絕；吾也是另一個新人了。

燕 吾的主見不能再變。祝你和她永遠享受愛的幸福！（起身往外）

母 你就此走了嗎？那必得到張才家去，吾不能讓你出去挨凍挨餓。

燕 你何苦一點不肯放鬆？是了，你無非怕吾讓人知道這事的來歷，敗壞了你們的名聲。告訴你，吾比你還要辨得干淨！什麼事都沒有了，只等着花開！

燕燕在陽光中走得漸漸遠了，中的視線一直隨着她。母一時不知所措，仙早就出神了。

幕漸落。

一九二二七二十北京清華學校

讀過這篇的或者感覺到文中省去臺景和演作表情種種指示，不足引起活現的幻象。那些既是通常由著作人供給的，我要鄭重告訴讀者，戲劇的精彩不能只從紙面得來，必須到劇場去。至於戲臺的藝術，登場和指導表演的人，誠肯盡心體會，劇本情境應該比編劇家所能指點的高妙。所以本編發刊，一方面希望讀者認清戲劇不是詩或小說，一方面希望演作者——如其他們以為這篇有上臺的價值，——能够因此發展他們自己的特長，但是務必徵求我的同意。

成組附誌